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日知錄

(四)

顧炎武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 知 錄

(四)

顧炎武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知錄集釋

卷九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稱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歷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歷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剪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待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原注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原注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原注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原注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原注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原注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原注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原注同上應職事官自尙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

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慎重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其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沈氏曰前明萬歷二十七年十月癸未南

京國子監祭酒郭正域條議申飭監規內一條云時文不足以盡才科目不足以得士請下禮官訪求州縣九流異學之士稍如宋司馬光十科例或善推步或諳鍾律或通陳法或工六書各爲一科府州縣貢入禮部校考分別等第選入兩京國子監得照選貢事例次者與之全廩一體撥選如異日太常諸屬之選則取諸樂律科欽天諸屬之選則取之歷象科殿閣中書之選則取之六書科幕府參贊之選則取之兵法科則平日養之有素而一旦求之如探囊取物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爲中牟令原注呂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

我將以爲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置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緣得

其實帝以爲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

〔原注〕李絳傳。德宗問多公親舊。何邪。絳對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

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

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

職任專而事體一。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

吏部尚書郭璉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勅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邦憲

昭然。誰肯同蹈今恭聽流言。而尼良法。未見其當也。乞令仍舊從之。

先生郡縣論九曰。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

縣舉賢能之士。閒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

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

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

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閒歲一

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開

未能。曾皙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姜氏曰〕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開族黨。不學而牆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即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

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爲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繁。勢益生。士風亦日益墮。然其勢

顧有不得不極於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憂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汴鄭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曾參孝經。並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於講武殿。率不知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等皆號告

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槩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錢科厚秩皆取決於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趨而愈遠以至於無可如何者也

關防

隋書酷吏傳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閑日甚少不禁飭則奸宄之徒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吏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尙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

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駁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

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原注〕晏子春秋。此畜君之詩。所爲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

書。〔原注〕胡三省曰。後漢鍾離意爲尙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爲專職也。

唐制。凡詔勅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原注〕唐書給事中。在漢爲加官。至唐

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如袁高崔植韋宏景狄兼謩鄭肅韓休韋溫鄭公與之輩。竝以封還勅書垂名史

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

制。勅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

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

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竝見。〔原注〕德宗時。盧杞量移饒州刺史。制出給事

爲衡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憲宗末。皇甫鏐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勅

書。○穆宗時。授李訓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休封還制書。○劉士涇擢太僕卿。給事中章宏景封還詔

書。○文宗時。敕宮典犯贓者。給事中狄兼謩封還勅書。○宣宗時。敕康季榮擢

用官錢。給事中封還勅書。○懿宗時。貶右補闕王譔。給事中鄭公與封還勅書。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

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

過舉也。胡氏曰：改唐之政事堂，掌執議事之所，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給事中，所居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於宰相建白，例得駁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甘。塞默者多矣。此等執巧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爲之事也。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原注：若曰抄出，是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曆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原注：天啟六年，大理寺正許志吉，以請旌母節事爲禮科右給事中，張惟一抄參具疏申辯，奉旨參覈係科臣執掌，許志吉除辭節，著罰俸三月。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原注：潘波雜志：唐制云：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封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公罷之。次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

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大小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原注）

（元城語）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王氏曰）刺史權重而內隸於御史中丞。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始

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原注）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

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

賞厚。威勸功樂。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

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原注）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劉昭之論。建議改爲牧伯。請選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牧之重自此而始。劉昭之論

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原注）唐載

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

者至專權裂土。（原注）新唐書李景伯爲太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

以制姦究便。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矣。（原注）唐書

監察御史掌察百寮。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

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業者也。唐李

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探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

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以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玄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尙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言念蒼生。心必徧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獨

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原注〕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探訪使。姚崇奏。十道探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

于文定筆塵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原注〕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察使。詔二周年一替。○韋忠諫言。御史一出。當動搖山嶽。震懼州縣。本朝多有其人。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原注〕此即今按察使。

六條之外不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原注〕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故朱博爲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爲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縣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爲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違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遺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

爲刺史持節都督

〔原注〕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隋文帝開皇三年之任而已○漢時止十三州至梁時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七州

罷郡以州統縣

〔原注〕杜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

〔原注〕改郡爲州則謂之刺史有時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

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

〔原注〕新唐書地理志曰唐與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

宋眞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郡命刺史以領之自後

因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

判之官以爲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

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

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在一

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

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覩唐制。內外官俸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閑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廩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竝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一。其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別。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竝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楊氏曰。俸之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原注。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尙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原注。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唐姚合傳。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初。

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

調租勉農政不可執前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勲績屬邑利病爾

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

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

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優譚之言多以令長爲笑原注魏泰東軒筆錄同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間復參用

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

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

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下多爲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以

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

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

任其事故云然原注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于懷行筆墨曰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

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如建隆三年寃句令侯陟以清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是也今則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

知縣文複而義舛矣北齊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原注北史元文遙傳五代選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

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汝成案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治為縣令其為庸瑣宜矣宋則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有成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始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事法以重令選然自政和以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老懦欠不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事法以重令選然自政和以下多瀼虎之暴谿壑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銜帶勤農而實不副職寄營田而事不講科罰之賦私入之行倚法為沽籍之法輕用以為己威又曰一握州麾便肆貪欲訟牒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晝徹夜惟財是求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据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罪富民守令之失略見此矣厥後金元亦踵其弊然自宋至元其間非無廉威慈愛局幹可稱特皆重內輕外遂至賢者鄙夷職多昏黷前明尤重進士鄉舉以下不得嘉除而天下吏治視出身為重輕敗壞尤甚先生郡縣論因多憤激之談蓋發於是矣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為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原注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原注節塊然徒管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為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為相病方鎮強恣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